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狂侠啸魔

柳残阳 著

上

柳殘陽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狂侠啸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上

(内蒙古)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石磊

封面设计:张雁

狂侠嘯魔

柳残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5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06-598-5/I·250

全套三册(上、中、下) 定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他，江南第一大侠，纵横江南三千里，谁料想，竟遭情人和拜把兄弟的暗算，戴了绿帽子。此情此景，不由他怒火三千丈，展盖世武功，遍寻情人仇敌，步步杀机，却生出环环迷雾。寻儿寻女，报仇雪恨，险些命丧黄泉。真相大白后却又难断情丝，百感交集……

本书故事曲折幽怨，武打场面精彩纷呈，结尾出人意料，堪称武侠小说之精品。

狂 侠 啸 魔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6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2
第六章	65
第七章	86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8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212
第十三章	222
第十四章	237
第十五章	252
第十六章	274

第十七章	283
第十八章	307
第十九章	333
第二十章	345
第二十一章	362
第二十二章	388
第二十三章	410
第二十四章	423
第二十五章	435
第二十六章	461
第二十七章	477
第二十八章	505
第二十九章	533
第三十章	554
第三十一章	583
第三十二章	597
第三十三章	619
第三十四章	636
第三十五章	655
第三十六章	671
第三十七章	690

第一章

大难不死

秋风满天，孤雁啼霜。

这是江南泽国的又一个萧萧寒秋。举目望去，眼前这片浩淼湖水，如同从苍穹泻来，与云色一般浑黄、暗淡。

八百里太湖，此刻不见舟影。

唯有风涛之声似鼓似雷。

在这样的狂风恶浪间，任何跑湖的舟艇都将倾翻。浪脊上，漂浮着断桅残墙、破席败絮。显然，有船被暗礁撞毁，船翻人亡。

湖岸边，芦苇丛里，突然闪出一道蒲帆。水声乍响，这只撑着帆片的小艇，悄悄朝波涛间划去。

夕阳已经西沉，天边响着隆隆暮雷。

打桨的黑影一仰一俯，柔韧的曲线被闪电染得雪白。

这是一个身材窈窕的少女。

她戴着一顶宽大的油笠，一身黑色箭眼紧束着柳腰；双腿颀长，穿着一双轻烟般软绵的皮靴。

在她的肩背上，横背一柄长剑。

她熟练地打着双桨，艇首撞击着浪头，凌空激起一树梨花。

小艇一会儿冲上浪背，一会儿又跌落浪谷。水花纷飞，把少女的脸淋漓得格外姣美。

她把小艇射上浪尖时，便抬头朝湖心张望——那里，漆黑一片，暗如泼墨。

可是她也知道，就在这黑暗之中，有一座小小的礁岛，岛上有人在等她。

等她的是山泉儿。

整整六年了，山泉儿总会在这样的霜秋之夜等待着她，和她爽云儿一起，在礁岛上燃起一堆信号火。

她们俩人都相信，如果苍天有限，啸霜天就一定会看见火光的。

六年前，当啸霜天被押上官船，解押去京的时候，她们就驾艇追喊道：

“一石大哥——！我们等你回来——”

啸霜天王一石站在囚笼里，大声回答：

“我会回来报仇的——！”

他话音未落，官船上的兵勇便开弓架箭，朝小艇飞蝗般射来。

她们终于目送着官船远去。那囚笼里狂暴如狮的一石大哥，那高甃墙楼的官府牙旗，消失在远方，带走了她们模糊

的泪光……”

爽云儿觉得，这一幕惨别的景象恍若昨日，可屈指算来却有六个年头了。

她和山泉儿年年秋天登上礁岛，每夜点燃刀茅垛子，企盼着一石大哥如约归来。因为她们明白，也只有秋季里，在京城“秋斩”的时候，一石大哥才有可能逃离虎口。

秋天，成了她们俩的希望。

尽管秋天愈来愈萧瑟，愈来愈寒冷，可她们矢志不移，坚信会有如愿以偿的那一天！

小艇迎着钱风，从浪缝里穿梭。

爽云儿趁着一个巨浪把她抛上浪巅的当口，又朝湖心深处望去——！

仿佛有一粒黑豆似的斑点，沉浮在波浪里；它只闪现在一瞬间，很快便被浓重的夜色咽吸而去了。

“草鞋墩！”

爽云儿惊叫道，谷不是她双目可以破云，那黑点断然无法被发现的。

她把蒲帆的吊索调过方向，小艇便一侧，象一条脱网的针嘴鱼，朝前射出。

草鞋墩，离她不远了……

北京的菜市口，是“秋斩”人犯的地方。

八月初五，囚犯的死亡之日。

凡能记事的都说，自从乾隆皇帝登基后，这八月初五便成了阴湿的日子，再没有放晴过。

眼下，淅淅沥沥的秋雨，又开始飘洒在北京上空了。

狂侠啸魔

菜市口的斩台上，已早早立满了荷刀侍戟的清兵，一盏牛角灯高悬戳竿，昏黄的灯光把白日里暗淡的雨丝照得愈发惨然。

按规矩，只有在人头落地、血溅戳竿的时候，那羊角灯方才可熄灭。

如同人的性命一样，生命之火黯淡了，高悬在他头顶的灯笼也就失去照耀人间的必要。只要如此去想，这被斩头的人犯，必是从从容容、面无惧色的。

啸霜天王一石早就听说过，他将死在一盏点亮的灯下。为此，他感到愉快。

他差不多已等了六个年头，等待这生命与灯火一同明灭的一天。然而，他都与之交臂而过，那灯，明明灭灭一年复一年，而他王一石的生命却一直辉煌如炬……

他身陷囹圄六个寒暑，几乎每年的秋斩之日，都可听到一种金铁交鸣的响声——他知道，这是有人前来劫狱。

就象往常一场私怨了断的厮杀那样，前来劫狱的人并不多，每次只有三五个人，可是却个个武功了得。

六年，这些人来了六次，而且每次都在八月初五深夜。虽然这些人没有把人救走，可是一一却也没有人失手被擒。而在去年这一天，前来劫狱的不幸有两个人被捕了，而且就关在这座牢里。

这两个人是什么来路？他们为什么要冒死劫狱？没有人明白。他们要救谁？当然更不会有人明白。

他们被捕之后，受尽酷刑逼供，就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有明眼人这样猜测：他们前来劫狱，是为了救江南太湖

流域第一大侠——啸霜天王一石。

虽然这只是猜测，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自从六年前啸霜天王一石遭人暗算，被捕押解来京，关进这座死牢之后，才开始不断有人前来劫狱。

劫狱如劫法场，都是犯斩的大罪。一旦被捉，按律当凌迟处死，罪灭九族，除了这些悍不畏死的湖匪之外，谁又这样胆大包天？

又据六角门中传出的消息，那两个前来行劫之人之所以失手，并非技不如人；是交手不久，他们便虚晃一招，弃械束手就缚，否则，纵然用尽九城兵马，也休想拿得住他们。

这事儿不但有违常理，而且透顶的稀奇，他们为何要束手就擒？难道天底下真有不怕死的人？

啸霜天王一石也觉蹊跷。

谁都听说过，这啸霜天王一石义薄云天，管尽人间不平之事，乃是一条铁铮铮的血性汉子，坏就坏在他过于相信别人，推心置腹，有求必应，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朋友，从来不对任何人设防。

人往往都是被“老朋友”坑害的，当面称兄道弟，背后却给你一刀，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否则，凭啸霜天王一石的身手，又怎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呢？

六年，两千多个日子，人生又有几个六年？

照道理，象啸霜天王一石这样的江湖大盗，一旦被擒，早就该斩决了，然而官府却让他活了漫长的六年。

官府的仁慈，当然无从谈起，主要是因为王一石手下的

狂侠啸魔

弟兄姊妹，至今仍活跃在江南大地上，官府一再派兵清剿，都被这些“盗匪”弄得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官府为此束手无策，百般无奈，才留下王一石一条命，其目的无非是想暂时稳住他的死党，生怕这些死党一旦得知啸霜天被处决的消息，会不顾一切大举进犯。

同时，官府也想利用啸霜天王一石为饵，诱使他的死党前来劫狱，期能将这些首领人物一网打尽。

这就是啸霜天王一石被捕六年，仍能活而不死的原因；不然，就算他有六个脑袋，也早就被砍掉了。

而眼下，又是八月初五，还会不会有人象往年一样，前来劫狱呢？

北京城这座戒备森严的死牢里，灯火稀疏，一片死寂，除了檐龟下的铁马“叮咯”作响外，再没有其它的声音。

这里的一切都仿佛在等待死亡之期。

蓦地——从长廊最前面的一间号子里，传出一声清脆白铁链声，夹杂着一阵阵低低的叹息声，声音虽轻，但在这寂静的牢廊间，听起来仍然十分刺耳。

这一间号子，长约一丈五六，宽约两丈有余，四周墙壁全用大块条石砌成，后面高墙上，有一窄窗，一线天光透塞而过。

号子里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霉臭扑鼻，令人作呕。忽有两点星辰似的寒光，一闪而逝。

在那黑暗的角落里，站着一位长发披面、须眉虬结、身材高大的魁伟汉子，两眼张合之间，精光闪射，利如刀锋，令人不敢逼视。

他的脚上，钉着脚镣，双腕被两个大铁环扣住。窄窗石壁旁，竖着两根铁桩。那汉子双腕上的铁环套着铁链子，一把大锁锁着链子和铁桩。

窗外，黄叶飘零。

只听这汉子长叹道：“唉——又是一年了！”

话声刚落，他便右手一伸，食指在石壁上轻轻一划，石粉飞扬，壁上出现了一条数寸深的凹痕。

在这样的凹痕上，渗着水珠。六条，整整六条凹痕，记录着六年无法忍受的岁月。

由此可见，这汉子虽然被钉了脚镣手铐，关在这样暗无日光的死牢里，可是他的武功不但没有放下，反而更见精进。

良久，他轻轻瞥了一眼石壁，凄然道：“唉——，难道他们真的把我忘了？”

他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虎目潮湿了：“不，他们绝不会把我王一石忘记的！”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对，我想起来了，自从我被捕后，每年八月初五，都有人来劫狱，一定是他们！不错，一定是他们！哈哈……”

刹那间，王一石脸上的笑容凝结了，他突然想起，今天正是八月初五，现在天已经快亮了，可是仍无动静。

于是他失望地叹了口气，喃喃道，“……难道劫狱的不是他们……”

这时，晨曦乍现。

窗外已透出鱼肚白，晨风挟雨，破窗而入。

接着，灯光闪烁，由远而近。

狂侠啸魔

啸霜天王一石背脊贴着石壁，身子猛地一颤，他突然想到了秋决——“莫非，莫非今日是我的好日子到了？”

他神色很快恢复过来，摇了摇头，道：

“不，我不能死，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的弟兄们，我的血海深仇，还有她……”

灯火越来越近，清脆的脚步声敲碎了寂静的牢狱之晨。

一会儿，王一石听得有人沉声喝道：“走！”

接着便有人厉声叱道：“俺操你祖宗！走就走——你他娘推什么！”

先前那个人冷笑一声，接着叱道：“哟嘿！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敢撒野……”

说罢，就听“啪”地一声脆响。

铁镣拖地的声音也随之响了。

牢廊里开始乱作一团。

有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唉！你们也真是的，闹出事来咱们也都担待不起，我说两位姑奶奶，您就请吧！”

王一石这才弄明白，原来今日拖出去砍头的并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他抹去脸上的汗珠，深深吐了口大气，暗忖道：“刚才那个死囚的声音好熟悉，好象在哪儿认识？莫非——”

正想着，只见十二名手提灯笼的士兵，一字排开，从号子外面的长廊走了过去；铁链“叮咚”声中，两个待决的死囚，已经缓缓走了过来。

这两个人蓬头垢面，号子里又暗，啸霜天王一石看了一会，居然没有认出来。

两个死囚一接近王一石的号子，脚步突然放慢了下来，身子紧紧挨着铁栏杆，眼睛不停地朝号子里打量搜寻。

她们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清，不禁浑身一颤，不安地轻声唤道：“大当家的……”

事情来得太突然，王一石俱惊，眼里闪过一抹震颤之光。他想扑过去，紧紧搂住这两位死囚，可是他的脚却偏偏不听使唤。

他想大喊：“翠花，银莲……”

可他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脸憋得通红，却连一个字也喊不出来，直眉瞪眼地站在墙角干着急。

女囚见号子里没动静，失望地一声悲叹：“难道……我们弄错了地方？我们死不足惜，可是大当家的……”

她们心在滴血，木然失神地缓缓移动着脚步，但仍不死心地低声轻唤着：“大当家……”

猛然，铁链大响，一阵狂飚从号子里卷了出来，王一石的喊声也随之响起：

“翠花，银莲！果然是你们……”

两个死囚大惊，从铁栏外望进号子去，直见她们的大当家嘴霜天王一石形同怪兽，除了那双极为熟悉的眼睛之外，再也找不到他当年那种英挺刚健、俊逸潇洒的影子。

她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当年率领她们纵横江南三千里的嘴霜天！

她们忍不住双手掩面，嚎啕大哭起来。

只听王一石吼道：“你们哭什么？我还没死哩！快过来，让大哥看看——”

可是他错了，那粗如儿臂的铁栏杆，把他的部下阻隔在外，他抓住铁栏，狠狠地摇撼着，响起一片金属的咯叽磨擦声。

紧跟在死囚身后的那个须发皆白的老牢头，忙上前制止道：“王大爷，别摇别摇，这可是朝廷的王法，您若把它摇倒了，咱们可谁也担待不起呀……”

翠花和银莲疾冲上前，一左一右，紧握着王一石的双手，就象见了亲人似的频频喊道：“大当家……”

她们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喊了一声便哽咽了。

“你们……总算见到你们了……”

啸霜天王一石一阵激动，正想问她们身陷大牢的经过原因，突然一件硬梆梆的东西，已从翠花手中塞入他的掌心。王一石久历江湖，见多识广，反应奇快，立刻就了解是怎么回事了，心里一阵难过，瞅着这两个被他一手拉扯大的姑娘，泪光闪闪他说：“翠花、银莲，你们……”

翠花、银莲腰板儿一挺，倏然笑道：“大当家的请保重，我们先走一步……”

话音刚落，她俩就昂首阔步，直朝长廊尽头走去。

王一石心在流血，望着渐渐远去的翠花、银莲，大喊道：“你们回来，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老牢头一声长叹，道：“王大爷，你是大风大浪里滚过来的英雄，就让她们安安静静上路吧……”

啸霜天王一石心如刀绞，眼睛一闪，滴下几滴英雄泪来，接着双手一拱，悲声对老牢头道：“六年来承蒙老人家照顾，

我王一石若能生还，定有一报……现在，我有一事相求，请老人家成全……”

老牢头连称不敢，接着说道：“小老头敬重王大爷是一条好汉，有事尽管吩咐！”

“多谢老人家恩德。”

王一石仰天长叹，痛苦他说道，“这两个姑娘从小就跟着我，对我忠心耿耿，情同父女，现在又为我丢掉了脑袋，我请老人家替我买上好棺木，将遗体收敛，暂时找个寺庙存放，以后再设法运回江南……所需银两，可到南锣鼓巷乐家大铺掌柜那儿去取……”

老牢头连连称是，正容道：“这个好办，我定将遵嘱就是了！”

说罢，他朝已远去的士兵追去。

死牢里寂寥如死，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天已经大亮。

霜天王一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仰首望着窗外天际浮云，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翠花、银莲的名字。

突然，他眼里闪过一抹仇恨的火焰，恨声道：

“翠花和银莲虽然是为我而死，但是实际上却是你害了她们！血债血还，白月姣——我王一石决不放过你……”

良久，王一石才渐渐平静下来。

他凝神一听，见四周一无动静，这才小心谨慎地把手上，的那个细长布条儿打开一看——

但见金光耀眼，闪闪发亮！原来，这是一把黄铜打造的巨大钥匙。